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目錄

劉禹錫 六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二書

答饒州元使君書

答容州竇中丞書

與柳子厚書

答柳子厚書

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

與刑部韓侍郎書

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蘇州賀冊皇太子牋

賀皇太子牋

賀赦牋

賀門下裴相公啟

賀門下李相公啟

謝門下武相公啟

謝中書張相公啟

謝僕射李相公啟

謝裴相公啟

謝竇相公啟

上杜司徒啟

上中書李相公啟

上淮南李相公啟

上門下武相公啟

上門下裴相公啟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

劉禹錫六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閭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羣從率先行古占數爲京兆人且命使者修敬於鄙薄缺然不敢當此之重洪惟閭下世雄朔易四姓之冠其宗勲有八柱之貴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都入雒錫之土田自生齒已上列於侯籍與夫其先嘗爲編戶民者大殊謹按永徽格貫在兩都者無害爲本部

官蓋神州赤縣尊有所厭非它土之比實待罪輦轂下閤
下宣風江漢爲諸侯師介圭入覲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
宜爲羣倫所觀非據之榮赧然汗下不宣實再拜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二書

實白前辱閣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兼示移羣從書
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爲望之旨於古儀爲得然而通行
之自久或獻疑焉是以前書不敢不逡巡牢讓亦有以發
閣下之雄辨使矚然爲世程者今月某日函使至果貽理
言大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障頽波而逢其原旣一辭

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往復敢不敬從前史稱以大將軍而有揖客豈不爲重循汲直之言則有以畧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適有以增閭下之重耳實白

答饒州元使君書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震虩澤濡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決於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於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操律者本黃鐘以極八音誠通人之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

涉吏日淺嘗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嘗不至抃也故楊權所見以累下執事云蓋豐荒異政繫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敘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也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鈛筭之機或行則姦不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同耳夫民足則懷安安

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
厚其生爲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爲吏者率
以武健稱其寬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
宜審其救奪耳太史公云身修者官未嘗亂也然則修身
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爲
有志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柚罷於征徭則曰司牧之
道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罷懦
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爲簡以清一身爲廉
以守舊弊爲奉法是心清於棖闌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

手歲登事簡偷可理也歲札理叢則潰然攜矣故曰身修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政詣理切情斥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修整非止乎一身必將及物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必將經遠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牟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之多撓厚發姦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關於猾吏逋亡之責不遷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汰不急之用以嗇財爲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篤行之烏有不及治耶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耳有人民

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之郡饒爲大履番君之故地漸
甌越之遺俗餘干有畝鍾之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
利關力狃於輕悍故用暴虐聞重以山茂檟梏金豐繇銑
齊民往往投鉉鎡而卽鑪鑄損絲枲而工舉擷乘時詭求
其息倍稱聞聞主分土者盡籠其利而幹之坐簿書舛錯
爲中執法所劾事下三府以受賕論其刑甚渥於今列郡
不寒而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彼浚民者上罪之若此
其念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卽人
心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治之民

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昌黎韓宣英好實蹈中
之士也前爲司封郎以餘刃鄴劇於計曹號無逋事能承
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也坐事爲彼郡司馬更
閏餘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采察之善否盍嘗問
焉足爲羣疑之寶龜也至於否臧文律戢玩之戒均權以
制動函隸以稔勇平居使不墮萃聚使不譁坐作疾徐心
和氣振誠纖悉於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承進律
之命握獸符而駕寅車然後貢其瞽言重曉左右耳

答容州竇中丞書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爲希儒之徒重言一發華
袞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爲不鮮矣求其
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偕曰有之未必不詬病耳今夫挾弓
注矢遡空而發者人自以爲皆羿可矣移之於澤宮則噤
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蜩
蟬相喧不啻於穀弓射空矢者孰爲其的哉異日兄道大
行則言益重使儒者之的懸於舌端不得讓也由是知辱
教之喜可勝既乎間承得一二易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
持經鼎來爭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

歟而裔憬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移地泄恆燠
冬無嚴氣其在嗇神以佐藥兼味以禦稊所謂養賢以及
萬民頤之時義不可不順苟以有待及物爲心則養已與
養民非二道也矧羣情之喁喁乎禹錫再拜

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筭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
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
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
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嗟

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予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不宣禹錫白

答柳子厚書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予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

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信然以生癯然
以清予之衡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予果何如哉
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後
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俚言燕而不
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

禹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之烹
小鮮惜乎餘地澶漫而無庸也愚獨心有慨焉以爲君子
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

寄餘術百藝以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欲以是理求有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果惠以所著奇方十通商古今之宜而去其并猥以一物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諸屑近亦以擲拾慮恆人多怠忽不省必建言顯白揚其功於已然其它立論率以弭病於將然爲先而攻治爲後言君臣必以時言宣補必以性言砭火必本其輸榮言袪穰必因其風俗齊和之宜炮剔之良暴炙有陰陽之候煎烹有少多之取撓勞以制駛露置以養潔味有所走薰有所歸存諸熾悉易則生息

非博極遐覽之士孰能知其所從來哉愚少多病猶省爲
童兒時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灌餌咍然
啼號巫嫗輒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方何等藥
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者必睨然武健可愛羞已之不
如遂從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羣
方爲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識榮衛經
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脈以探表候而天機昏淺布指
於位不能分累菽之重輕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爲
惜矣爾來垂三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

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試者爲一家方書顧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貺之喜信踰拱壁有以賞音適道耳常思世人居平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至於甚殆而曰不幸豈真不幸耶甚者或乘少壯之氣笑人言醫以爲非急昌言曰飴口飽腹藥其如我何所承之氣有時而旣於禱神佞佛遂甘心焉兄以愚言覆觀之其人固比肩耳前蒙示藥焙法謹如教地之慝果不能傷雖訖胡水瀉喜速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物不可以無法謂生不由養致其誣乎山川匪遐事使之遠

形不接而諭者莫賢乎書臨紙怛悵不宜禹錫再拜

與刑部韓侍郎書

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爲第一官然猶議者嘆然如未
遷陟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衆心也乃在恢廓器度
以推賢盡材爲孜孜故人心樂其道行行必及物故耳前
日赦書下郡國有棄過之目以大國材富而失職者多干
鈞之機固省度而釋豈鼯鼠所宜承當然譬諸蟄蟲坯戶
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矣春雷一振必歆然翹首與生
爲徒況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奮矣

其知風之自乎既得位當行之無忽禹錫再拜

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吾兄不知愚無似猥以書見攻其非且曰我與子中外屬
當爲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舊儀凡兄弟之齒有唯
無伏它以是爲衰其於匹敵卽前云願後云白而已大厯
初李贊皇賈常侍猶守之無渝二公何人也我與子何人
也烏有從末俗以姑息爲禮而不虞識者所窺耶其旨云
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恆人爲宜而在愚爲
過豈不能幸歟故盡言於兄期有以相暢耳夫禮之文爲

著定宜尊宜卑猶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稱謂一立古先聖賢所不敢移管敬仲不敢當命卿之饗虞人不敢承士之招先禮而後身也汲黯不爲大將軍而虧九卿王祥不爲錄尚書而屈三公先道而後時也是則非據之榮雖君命有所不受非道之利雖衆尚有所不爲兄長於大厯初嘗接前輩游故其風采去承平時不甚相遠愚長於貞元中所與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稠人廣坐時聞老成人之說灌注耳目斑斑然不絕如綫其後爲御史四方諸侯悉以書來賀校其禮皆駁不同唯洪州牧李常侍巽潭州牧楊

中丞憑始言執事其它如儀而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爲不遜愚時與其寮柳宗元昌言於眾曰監察八品也當衣碧言執事爲宜不當經怪眾咸听然而哈復謂愚云子奚不碧其服耶其不堪執事色深不可以言解及謫官十年居僻陋不聞世論所以書相問訊皆昵親密友不容變更而時態高下無從知耳前年祇召抵京師偶故人席夔談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屬尊致書於屬卑而貴者其紙尾言起居新婦夔獨竊笑之而已然猶不敢顯言詆之今有人謂東爲西者一言發則凡人嗤爲駮

且狂苟不眾非之則東西易位久矣尊卑失其儀恬而不怪安得使人如東西不敢易之哉曾子有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謂古人悉朴且賢則斯言不當發於洙泗間耳蓋三代之尚未嘗無弊由野以至僊豈一日之爲漸靡使之然也嫉其弊而救之以歸於中道以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斯易也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俟自圓之木則千歲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叢無非良材耳竊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野於書疏獨陋古而汨於浮二

者同出於言而背馳非不能盡如古也蓋爲古文者得名聲爲今書者無悔吝如水走闕爲闕

蘇州賀冊皇太子牋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叩頭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允膺上嗣光啟東朝蒼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位居守器禮重承祧萬國以貞九圍咸說某限以守郡不獲稱慶宮庭闕

賀皇太子牋

使持節都督夔州刺史劉某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祇膺

金史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詔冊光啟儲闡展至性於三朝承本枝於百代宗祏永固
神人以和四嶽仰維嵩之高百川承少海之潤某限以職
守不獲隨例稱慶宮庭無任抃躍之至

賀赦牋

使持節連州諸軍事守連州刺史劉某惶恐叩頭伏見今
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伏以獻歲布和皇恩遠降乾坤
交泰寰宇廓清伏惟皇太子殿下道貫元良德兼忠孝承
顏拜慶榮耀古今某職守有限不獲隨例稱賀宮庭無任
欣悅之至

賀門下裴相公啟

某啟伏以相公含道傑出降神挺生坐籌以弼睿謨秉鉞以行天討風雲助氣山嶽效靈制勝於罇俎之間指蹤於
韞縠之末蕭斧既定袞衣以歸君心如魚水人望如風草
一德交暢萬方和平運神思於洪爐納生靈於壽域文武
丕績冠於古今某恪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瞻望欣躍無
任下情

賀門下李相公啟

某啟伏以聖君當功成愷樂之日而求賢愈切思治益深

是上元垂休欲速致太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而逢此時
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猶尋尺故命書所至德風隨之
微才片善咸自磨拂況同主國柄如吹埴箴含生之倫惟
所措置日月亭午物無邪陰聖賢合德人識正道雖居畎
畝足以詠歌某遐守要荒不獲隨例拜賀私感竊抃實倍
恆情

謝門下武相公啟

某啟某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罹不幸詔命始
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顯白無路豈謂烏鳥微志惻於深

仁恤然動拯溺之懷煦然存道舊之旨言念艱艱慰安蒼
黃推以恕心期於造膝重言一發睿聽克從迴陽曜於肅
殺之辰沃天波於踴躍之際俾移善地獲奉安輿率土知
孝治之源羣生識人倫之厚感召和氣發揚皇風豈惟匹
夫獨受其賜某卽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守在要荒拘
於印綬巾鞬詣謝有志莫從誠知微生不足酬德捐軀之
外無地寄言效節肅屏虔然心禱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
勒軍事衙官守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
常懇奉啟起居不宣謹啟

謝中書張相公啟

某啟某智乏周身動必招侮一坐飛語如衝駭機昨者詔書始下驚懼失次叫閤無路擠壑是虞草木賤軀誠不足惜烏鳥微志實有可哀伏蒙聖慈遽寢前命移拉善部載形綸言凡在人臣皆感至德凡爲人子同荷至仁豈惟鰥生獨受其賜伏以相公心符上德道冠如仁一夫不獲感見於色密旨未下歎形於言竟迴三舍之光能拔九泉之厄袁公之平楚獄不忍錮人晏子之哀越石仍伸知己所以慶垂允祚言成春秋神理孔昭報應斯必身侔蟬翼何

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卑守有限拜謝末由無任感
激兢惶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守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
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啟起居不宣謹啟

謝僕射李相公啟

某啟州吏還伏蒙擺落常態手筆具書言及貞元中登朝
人逮今無十輩又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閣下亟言曩遊
顏間頗有哀色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至則坐
成枯薪朱而藍之猶足爲器苟液滿曲戾不足枉斧斤願
爲庭燎以照嘉客謹啟

謝裴相公啟

某啟某遭罹不幸歲將二紀雖累更符竹而未出網羅親知見憐或有論薦如陷還瀋動而愈沈甘心終否無路自奮豈意天未勦絕仁人持衡紆神慮於多方起堙淪於久廢居剝極之際一陽復生出坎深之中平路資始通籍郎位分曹樂部喬木展舊國之思行雲有故山之戀姻族相賀壺觴盈門官無責詞始自今日禽魚之志誓以死生草木之年惜其晚晚章程有守拜謝無由瞻望巖廊虔然心禱謹啟

謝竇相公啟

某啟某一辭朝列二十三年雖轉郡符未離謫籍卑濕生
疾衰遲鮮歡望故國而未歸如痿人之念起昨蒙罷免甘
守邱園相公不棄舊遊特哀久廢每奉華翰賜之衷言果
蒙新恩重忝清貫薦延有漸拯拔多方六律變幽谷之寒
一丸銷彌年之疹鍛翮將舉危心獲安布武夷途自此而
始分曹有繫拜謝無因瞻望德藩坐馳精爽無任感激之
至謹啟

上杜司徒啟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四

劉禹錫

五

某啟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雖疏
久而猶註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惕厲
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君至奉
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客言忽疑
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欣然感生尋省遭罹萬重不幸
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且曰
浮謗漸消况承慶宥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
澤柔異類仁及行葦萬族咸悅獨爲窮人四時平分未變
寒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某才略

無取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翮方鍛思重托於
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伏紙流涕不知所言謹啟

上中書李相公啟

某啟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廢
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
廣錫類之仁遠聆一言如受華袞伏自不窺墻仞九年於
茲高卑邈殊禮數懸絕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伏以相
公久以訐謏參於宥密材旣爲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
發於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草之易習強伉者自納於軌物

困杼軸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爲學苦心本求榮養得罪由已翻乃貽憂捫躬自劾媿入肌骨禍起飛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蟄言出口吻澤濡寰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骼猶掩衰老以出弊愍窮而開懷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

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
可封之至理爲永廢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
久長鳴孔悲腸迴淚盡言不宣意謹啟

上淮南李相公啟

某啟某向以昧於周身措足危地駭機一發浮謗如川巧
言奇中別白無路祝網之日漏恩者三昨舌競魂分終裔
壤豈意天未勦絕仁人登庸施一陽於剝極之際拔累溺
於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勝昌言危心鍛翮繇是自保陰
施之德已然乃聞受恩同人盟以死答私感竊朴積於窮

年化權禮絕孤志莫展今幸伍中牽復司存宇下伏慮因
是記其姓名謹獻詩二篇敢聞左右古之所以導下情而
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雖毗謠俚音可儷風什伏惟
降意詳擇斯大幸也謹因楊子程留後行謹奉啟不宣謹
啟

上門下武相公啟

某啟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賜衣服繒綵等
雲水路遙緘膝貺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懷熙如
陽和列在絳簡苦心多感危涕自零驚神驛思若侍穎杖

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銳求國楨念外臺報政之功追宣室
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昇黃樞羣情合符和氣來應况八
柄所在三人同心叶台座之精膺俊傑之數談笑於規隨
之際從容於陶冶之間物皆由儀人識所措某久罹憲網
兀若枯株當萬類咸悅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
灌之列至理絕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
主祀萬里望粉榆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蠻貊之地從坐
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復頃在臺日獲奉準繩
指吏途於按讞遵文律於章奏藻鑒之下難逃陋容炎涼

載移足見真態自違間左右沈淪遐荒歲月滋深艱貞彌
厲緬想受譴之始他人不知屬山園事繁屏懦力竭本使
有內嬖之吏供司有恃寵之臣言涉猜嫌動礙關東城社
之勢函矢紛然彌縫其間崎嶇備盡始慮罪因事闕寧虞
謗逐跡生智乏周身又誰咎也伏以趙國公頃承顧遇之
重高邑公夙荷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無自蓋以
永貞之際皆在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黨錮亟形
話言自前歲振淹命行中止或聞輿論亦愍重傷伏遇相
公秉鈞輒已自賀儻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朝無錮人

大治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羣蟄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期伏惟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迴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誠無補於多事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任懇悃之至謹啟

上門下裴相公啟

某啟嚮者淮右逋誅卽戎歲久天子齋戒以命元臣登壇之日上略前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之光掃其長彗授鉞於西顙之半策勳於北陸之初功成偃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播於樂章山河啟封載在盟府上方注意

人益具瞻因魚水之叶符極夔龍之事業時屬四始恩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德兩大古先俊賢所未備者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幽贊夫異同之論我以獨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全材統之崇高之位我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權我以虛心運之然持盈之術古所難也實在陰施拯物厚其德基以左右功庸而百祿是荷人所欣戴久而愈宜昔袁太尉不忍錮人而楚獄衰息一言之慶而子孫丕承以今日將明之材行前修博施之義筆端膚寸澤及九垓猶夫疾耕必有滯穗某頃墮危厄常受厚恩誼盟於心要

之自效常懼廢死荒服永孤願言敢因賀牋一寄丹懇願
非奇理不足以縈於沖襟然利於行者固在乎常談而卓
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也伏惟以愚言與賢者參之謹
啟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五目錄

劉禹錫七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序

唐故相國李公集序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序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文集序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序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

董氏武陵集序

金史卷之五
卷之五
一
澈上人文集序

澤宮詩引

彭陽唱和集引

彭陽唱和集後引

吳蜀集引

汝洛集引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五

劉禹錫七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序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耀藩方如非烟祥風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當之公名楚字殷士燉煌人今占數於長安右部天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旣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琅邪王拱識公於童丱雅器重之至是拱自虞部正郎領桂州銳

於辟賢以酬不次之遇先拜章而後告公旣而授試宏文館校書郎公爲人子重難遠行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家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於并州凡更三牧官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右拾遺歷太常博士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性至孝旣孤以善居喪聞中月除刑部員外時帝女下嫁相禮闕官公以本官攝博士當問名之答上親臨帳幄簾內以窺之禮容甚偉聲氣朗徹上目送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甚適有旨選司言高第者

視草內庭宰臣以公爲首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
歲遷中書舍人專掌內制武帳通奏柏梁陪燕嘉猷高韻
冠於一時會淮右稽誅上遣丞相卽戎以督戰公草詔書
詞有涉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竄定因罷內職歸
閣中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以試之乃牧華州兼
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
節度使又七月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是歲元和十
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位日淺遭時大變穆

宗踐阼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幾百度別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月禮畢部下吏有以贓狀聞者朝典用責率之義是以左授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大夫恩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貶衡州刺史移郢州轉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爲陝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前以奉陵寢不檢下獲譴今陵土猶濕未宜遽用次陝一日重爲賓客分司長慶四年改河南尹其秋授檢校禮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汴州爲四戰之地擇帥先有功峻刑右武疑似沈命號

爲危邦者積年公始以清儉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羣疑以禮讓汰慘急自上化下速於置郵泮林革音無復故態璽書勞之就加大司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大
臣未識天子願朝正月制曰可操節入覲遷戶部尚書俄
爲東都留守又轉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天平軍
節度使後以王業之始實爲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
吏部尚書徵續換太常卿真拜尚書左僕射大和九年冬
十一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卽日還宮是夕召公
決事禁中以見事傳古義爲對其詞謙切無所顧望上心

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以幹利權旣非素尚伉伉牢讓故復爲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開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於漢中官舍享年七十齊終之前一日自修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刊政之或闕意切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形於愍冊未登三事故以贈之歸全之夕有大星隕於正寢之上光燭於庭天意若曰旣稟之而生亦有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初憲宗覽國書見五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爲台臣獨召便殿問曰仁傑有

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郎兼謨爲對卽日拜左拾遺公
遂草制它日相銜者因挾其詞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
宗新卽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冤之嗟乎天
之於賦予也甚嗇而難周公獨富文華丁良時厯名卿至
元老蓋忠廉孝友愛才與物合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
德矣旣免喪嗣子左補闕絢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
長子太子左諭德宏分司東都負其笥來謁泣曰先贈司
空與丈人爲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友非他人也
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咽長號予爲之慟收淚而視分當編

次之始公參大鹵記室以文雄於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
騁用徵拜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訐謨密勿
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
運之所知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賁羣寮之頰舌
居內成大政之風霆導吠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
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
古文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爲晉僕射夢人授大筆如椽覺
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冊文乃珣之詞也
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冊文時稱乾

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爲首冠尊重事也其它各以類聚著於篇

唐故相國李公集序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於世粹和綢緼積於中鏗鏘發越形乎外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訐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旣讐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

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
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
九公實得時而光焉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
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詞賦陞甲科授祕書省校書
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
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
主客員外郎厯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
敷奏謹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語
半日曰將移用於大位宜稔熟民聽遂出爲戶部侍郎遷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毅然有直聲及冊免而聞望益大周
旋公卿間五爲尚書厯御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
常刺近輔居保釐登齋壇皆再焉大和三年以司空鎮南
鄭居二歲坐氣剛玉折海內冤惜之後三年嗣子前京兆
府尹曹掾璆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頊等泣持遺草請編
之肇自從試有司至於宰天下詞賦詔誥封章啟事謄詩
贈餞金石颺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臣
啟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鐘駭聽瑤瑟清骨
其在翰苑及登臺庭極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神祇龍鱗

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爲布
衣游及仕畿服幸公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
革初心今考其文至論事疏感人肺肝毛髮皆聳嗚呼其
盛唐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序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宏條對第一席其勢
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宏發也皇唐
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苑徵元
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

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均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
南元公禎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
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而有聲
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啟版築飯牛者異
矣公本名淳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
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遙公夔之八代孫江陵節度參
謀監察御史裏行贈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
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
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遂探歷數

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於佛書尤所通達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讐不庭宿兵寢久韋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爲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卽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篇優詔

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於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庶政有疑滯視公如著龜寶

歷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惟
內署得預參畫羣議闕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纘服再維
乾綱今上繼統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
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
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啻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
事未及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播笏扶持之
不能起上命中貴人左右翼負歸於中書如大醉狀上震
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旦以疾不

起聞贈祿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宏文館
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序以冠其首謹校公文未
爲近臣已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詞也以
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
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
如時雨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
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
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
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旣纂修父書

金史卷之二十一 第二十五
咨於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稟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悄然
謂蕃曰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柳儀
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慮不
能自述有孤前言賁恨無已將子薦誠於劉君乎無何習
之夢奠於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嘉蕃之
虔虔孝敬庶幾能世其家故不敢讓云爾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文集序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
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厯而土裂

三光五嶽之氣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
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
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
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
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
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
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
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
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

遂編次爲三十二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序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激濫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

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蕃
靈芝蘂莆與百果齊坼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
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章
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
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銚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
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
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
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
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出爲道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

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余敘之
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勒成十卷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
皆以文章至大官早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贄通
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
益大遂撥去文章與雋賢交重氣概覈名實歆然以致君
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術臣子忠
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
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於眉端以爲按是言
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

其勢而爭夫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
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
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
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
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他咸有爲而爲之
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惟巴蛇九日
乃能盡其殼而迴注鸚鵡亦要失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
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
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

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孤桐朗玉
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由實生故久而益大尚
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
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
補祕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文衡
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爲左補闕河南府司錄司勳員
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爲飛語所中左遷齊邠鄭三郡
司馬入爲膳部員外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東夏衣冠

不克歸王所爲虜刼執公墮脇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
貶永州司戶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
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時爲右史
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詞曰噫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翺
翔雲路不虞矰繳盛名先物易生癘疵三至郎署坐成遺
耄躑躑江皋棲棲沒齒見知者恨之公遠祖元魏北齊後
周皆爲帝師公之叔父嵩山逸人諫議大夫顥然真隱者
也公下世後七十三年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
嘗經亂離多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董氏武陵集序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
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
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爲
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尋尺隨限而
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
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絳羽得於遐裔雖欲
勿寶可乎生名挺字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爲鑪
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礪羣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

沿濁協爲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高韻
如包李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
曰間者身以廷尉屬爲荊州從事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
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爲吟咏
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常號知我
盍表而志之爲生羽翼予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
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
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
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

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
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
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
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音以度曲夜諷
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卧於齋土也其不得於時者
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澈上人文集序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
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

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於詞人包侍郎侏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於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三公而颺如雲得風柯葉張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縑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

宣州開元寺年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
柱峯之陞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畫公爲侶
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
於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沒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門
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近
二千首今刪去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厯至元和凡五十
年間接詞客聞人酬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代求一
言羽翼之因爲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
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

非大樂之音獨吳興畫公能備眾體畫公後澈公承之至
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
青蠅爲弔客黃耳寄家書可爲入作者閩域豈獨雄於詩
僧間邪

澤宮詩引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菡
矢規爵祿猶眾禽密殼持滿遡風蜚繳者數矣有措梧之
妙而無雙鶻之獲韞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
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貺在庭

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彭陽唱和集引

丞相彭陽公始由貢士以文章爲羽翼怒飛於冥冥及貴爲元老以篇詠佐琴壺取適乎閒譙鏘然如朱絃玉磬故名聞於世間鄙人少時亦嘗以詞藝梯而航之中途見險流落不試而胸中之氣伊鬱蜿蜒泄爲章句以遣愁沮悽然如焦桐孤竹亦名聞於世間雖窮達異趣而音英同域故相遇甚歡其會面必抒懷其離居必寄興重酬累贈體

備今古好事者多傳布之今年公在并州余守吳門相去
迴遠而音徽如近且有書來抵曰三川守白君編錄與吾
子贈答緘縹囊以遺余白君爲詞以冠其前號曰劉白集
悠悠思與所賦亦盈於巾箱盍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請於
是緝綴凡百有餘篇以彭陽唱和集爲目勒成兩軸爾後
繼賦附於左方大和七年二月五日中山劉禹錫述

彭陽唱和集後引

貞元中子爲御史彭陽公從事於太原以文章相往來有
日矣無何予受譴南遷十餘年間公登用至宰相出爲衡

州方獲會面輸寫蘊積相視泣然爾後或雜賦詩贈答編成兩軸大和五年余領吳郡公鎮太原常發函寓書必有章句絡繹於數千里內無曠旬時八年公爲吏部尚書予牧臨汝有詩歎七年之別署其後云集卷自此爲第三未幾予轉左馮公登左揆每悔近而不見形於詠言開成元年公鎮南梁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新韻繼至率云三軸成矣二年冬忽寄一章詞調悽切似有永訣之旨伸紙慄歎居數日果承訃書嗚呼聆風相悅者四十年會面交歡者十九年以詩見投凡七十九首勒成三卷以副平生

之言

吳蜀集引

長慶四年余爲厯陽守今丞相趙郡李公時鎮南徐州每賦詩飛函相示且命同作爾後出處乖遠亦如鄰封凡酬唱始於江南而終於劍外故以吳蜀爲目云

汝洛集引

大和八年予自姑蘇轉臨汝樂天罷三川守復以賓客分司東都未幾有詔領馮翊辟不拜職授太子少傅分務以遂其高時予代居左馮明年予罷郡以賓客入洛日以章

句交歡因而編之命爲汝洛集